改書名，想搭電視車

徐城北

我新寫了本談老北京文化的書，爲起名字大費周折。十年前，我先後出版了《老北京》三部曲，影響甚至超過了我持續研究的京劇。朋友們見了我，甚至戲稱「老北京又來了」。這次我注重談北京各個門類的文化問題，書名想過不少，最後定爲《故國神遊》，出版社也沒意見，就順利發稿了。

距離出書的日子越來越近，一日出版社忽然來了電話，商量要改書名爲《這裡是老北京》。原來，北京電視台兩年前推出過一檔叫《這裡是北京》的節目，目的在於宣傳奧運前的北京，那時有個「新北京、新奧運」的口號。自然是結合奧運，講北京城的新風貌爲主。奧運開過，節目還在繼續，如果講來講去還是談北京，就不能不說到歷史，就不能不深化，於是做法就變成新舊參半了。節目還在繼續：一邊電視上談，同時編輯出書，書名就用了《這裡是北京》這個總標題。據說，上市後還賣得不錯。面對此景，我那家出版社見了眼熱，生出一個想搭電視車的主意：你《這裡是北京》賣得不錯了，我這裡出一本《這裡是老北京》的書，新觀衆一不留神，誤認爲是《這裡是北京》的一組，於是掏錢就買；而老讀者一看作者名字：記得，他不就是十年前寫過《老北京》三部曲的那位？他居然還在寫？那好，我就看看他又有了什麼新說法？我聽了出版社的表述，心中還是不甚同意。因爲我找到《故國神遊》這名字也是不容易的。因爲出過《老北京》三部曲了，所以「老北京」三個字我是避諱的；後來，腦海中蹦出「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的詞句。生活中的我，素來是以黑髮爲主的，也只有在退休多年、且又多病的今日，我的頭髮才轉黑爲灰。快七十了才生灰髮有何惋惜？事實上面對源遠流長的古典文明，我覺得自己學習得不夠，因此實在是有愧的。老實說，我當初定此名也不是沒有搭車之嫌，如果說有，則是希望讀者在買書時能夠想起「故國神遊」的詞句，能夠贊同、附和原作者那一種才情與深情！如果說我也有私心雜念而想在書名問題上搭車的話，我首先是想搭古人的車，搭古典文明的車！如果我這本小書能夠攀附上古代詞人的名句的話，那這才是我們寫書人應該走的正路……電話那頭見我沉吟，就說「換了書名，興許能增加幾千冊銷路呢！我們已讓人重新設計封面了……」我一聽，心中越發沉吟下來，還沒與作者說妥，書就重新梳妝打扮起來，準備接新客啦。電話那邊又催促起來：「您還有什麼可遲疑的？我們這樣做，不也是爲了書的銷路？我們也承認，原來的名字雅緻，中年老年讀者會喜歡。但青年讀者無動於衷，則會讓這本書很快下架。我們和您的利益是捆綁在一起的，您是拿版稅的，即使多賣出一本，您也是有好處的……」

我沒能堅持，只能答應下來。正這麼着，我彷彿覺得看見遠遠的雲空中站着位古人，他身穿鶴氅，手中搖了柄鵝毛扇，風度上有些像《空城計》中的諸葛亮。只聽他急切地說：「剛派四將軍去搬救兵，走了多日也不見回程，難道我大蜀的江山就此不保了麼？……」諸葛亮說着，身上也衰派老生般戰抖起來。我感覺中非常不協調，這個人物從來不會如此，也太丟人了，丟他自己的人，更丟梨園的人。我也急切着，忽然「啪塔」一聲，諸葛的扇子落地，我也從昏昏愕愕的夢中醒來。哦，不過是改個書名，小事一樁，我慘笑着，忽然又驚疑自問：果眞是小事麼？

智利人的防震意識

余平

去年三月我隨團去智利旅遊，我們在首都聖地亞哥停留了四天，隨後驅車來到智利中部城市康塞普西翁。康塞普西翁是智利的中心城市，我們下榻在康塞普西翁鬧市中心的愛爾阿勞科酒店，從這裡可以方便去往市內的商務區購物觀光。

導遊凱莉小姐是一個熱情友善的人，她的丈夫是康塞普西翁大學的一位地震學專家。凱莉小姐說，智利地震發生頻繁，近五百年來曾發生過大約五十次較大的地震，由於智利全民防震意識強，所幸造成重大人員傷亡的地震不多。智利擁有許多傑出的地震學家，他們很受民衆的尊重。

我們在酒店休息後，凱莉小姐帶大家去康塞普西翁中央商務區購物。坐在大巴上，從車窗向外望去，智利的街道非常寬闊，街道兩邊的建築都不高，凱莉說智利地震多，所以這裡的樓房不會蓋得很高，寬闊的街道也有利於人們在地震來臨時逃生。康塞普西翁很多建築都具有防震、抗震能力，我們還特意參觀了一座防震的「彈性寫字樓」，寫字樓建在隔離體上，隔離體由鋼板和阻尼器組成，建築結構不直接與地面接觸，阻尼器能在地震時減小強大外力對建築的衝擊，從而避免建築內人員的傷亡。在康塞普西翁的富人區，別墅是用五彩繽紛的高強度塑料磚頭製成的，這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減少房屋倒塌後人員被砸死砸傷的可能。

由於智利地震多，智利民衆防震意識也強，遇到不算太大的地震智利人都能泰然處之。凱莉小姐在我們入住愛爾阿勞科酒店後立即帶着大家沿着酒店的逃生通道走了一圈。凱莉說：「智利近十年來境內發生了十次六點五級以上的地震，我們必須要時刻應對地震的到來。」我們沿着逃生通道行走，凱莉告訴我們，地震並不可怕，如果能夠預報及時，掌握地震時的救護知識，就能最大限度地減少危害。回到酒店客房，我發現陽台上有一個鋼製的蓋子，直徑一米五左右，不知道是作什麼用的，凱莉揭開鋼蓋，告訴我下面是一個軟樓梯，這是酒店爲顧客準備的第二個逃生通道，一旦地震發生時房門被震變形無法打開，可以順着這個逃生通道到達安全地帶。

二〇一〇年二月二十七日智利發生黎氏八點八級地震，震中位於康塞普西翁市東北部九十一公里處，此次地震釋放的能量比今年年初海地地震要大百倍，然而死亡的人數卻遠小於海地地震，這在某種程度上也歸功於智利人平時在防震減災上做足了功課。

李逵其實不可愛

劉建武

粗粗看來，在梁山好漢中，李逵是一個率直可愛的人物；但細細一想，其實他並不可愛，爲什麼這樣說，且讓我們來看看他的所作所爲。

在梁山人物裡，李逵最佩服的是宋江。而所以宋江在他心中佔有重要地位，全在於一開始相識時，就給了他一錠十兩的銀子作爲他的賭資，以他的話說來就是：「難得！宋江哥哥又不曾和我深交，便借我十兩銀子。果然仗義疏財，名不虛傳。」從此，他認定了宋江，忠誠無比，惟宋江的馬首是瞻。十兩銀子且是作爲賭資，竟然在他身上就有如此神力定力，就認定宋江仗義疏財，就可收買得他死心塌地，其人格不是也太不堪了嗎？

李逵表面上表現得天不怕地不怕，但一旦他吃了誰的苦頭，則就會表現得服服帖帖，他害怕戴宗的神行法，他害怕公孫勝的法術，這些且不說，就以他與焦挺相打相搏這件事來看，就很能說明問題。開始時，他並不在意焦挺，並且只因人家看了他一眼，就要給以顏色，可三下兩下，並佔不了上風，連讓踢了兩跤，這時的他，哪還有一點兒硬氣，只有爬起來便走。眞是打不贏便走。在與張順的那場戲中，表現同樣如此。這算得什麼好漢本色？但李逵遇上沒有還手之力的人，就沒有這份好脾氣了，不只如此，還會無理取鬧。酒店主不借錢與他，他與人家喧鬧；他賭博輸了，不僅不認賬，還要「指東打西，指南打北」，把人家「打得沒地躲處」；至於他的討魚，更根本就是搶奪，還要大打出手，把漁家的魚放跑；對酒店的酒保，更不客氣，三句話沒說畢，「便把魚汁劈臉潑將去，淋那酒保一身」；對於賣唱的弱女子，本當同情，但他不問情由，就用指頭點其額頭，至使暈昏。與他見到硬漢就軟，兩相對照，讓我們不能不說，這李逵，純是個欺軟怕硬之徒，毫不足以稱道。

更讓人對他不應認可、不可容忍的，是他的濫殺無辜。江州劫牢，李逵在十字街口，「不問軍官百姓，殺得屍橫遍地」，雖晁蓋叫道：「不干百姓事，休只管傷人！」但李逵仍是「一斧一個，排頭兒砍將去。」他是痛快了，可無辜的百姓倒霉了，喪命了。李逵的這種行徑並非一次。在沂水縣，他不只是殺死了該死的李鬼妻和曹太公，還「把獵戶排頭兒一味搠將去，好三十來個士兵都被搠死了。」要不是朱貴及時喝道：「不干看的人，休只管傷人！」還不知他要繼續殺多少的人。在打祝家莊時，李逵則是「殺得手順，直搶入扈家莊裡，把扈太公一門老幼盡數殺了，不留一個。」事後，他還沾沾自喜地說：「見着活的就砍了！」說他嗜殺成性，應是一點也不冤枉。

不問青紅皂白地殺人，惟信奉暴力，欺軟怕硬，這種人，還有什麼可愛可言呢？

難辨雙胞胎

李國濤

近二十年來內地雙胞胎的孩子明顯多起來。本來現在的小孩就少，成爲稀罕物，又長得俊俏，打扮得神氣，每見一個，大家都逗得開心。要是出現一對雙胞胎呢，路人都要多看幾眼。現在的雙胞胎，除了所謂「龍鳳胎」以外，又都是穿戴一樣，手裡的玩具一樣，更使人在喜歡之外，增加好奇的成分，除了多看幾眼，還要向媽媽多問幾句。哪怕在大街上行走，如果順路，也想同孩子媽媽搭訕一番。有話沒話吧，反正情味挺足。帶孩子的也不一定是孩子爹媽，更多的倒是保姆或爺爺奶奶。沒關係，一樣問長問短。

別的不說，就說山西作家協會一個小小機關，在職人員七十多人，就有生雙胞胎的媽媽。（還有職工家裡有弟、妹是雙胞胎的）問起來，這位媽媽說，她們同一個院裡就另有一對雙胞胎。大家看着雙胞胎喜歡，其實也苦了雙胞胎的媽媽。家務工作量增加一倍。開銷也增一倍，因爲要請兩個保姆。怪的是，兩個小傢伙，要生病一起生，感冒、拉肚、生瘡、喉痛，都是如此。我們機關這位有福氣的媽媽說，大概是傳染方便吧。但是有的事是不能用傳染解釋的。譬如，有一陣，我看她愁得臉都明顯瘦了。那大約是在孩子兩三歲時的事。問其故。她說：「這一陣子，兩個人都不說話了。怎麼逗也不說。」我一聽這話，也不敢再多打聽。平常我是老喜歡問這哥倆的趣事，誰知這有了什麼怪事呢？老不說話，過了學話的年齡，可就不好再學，學了也說不好了。這不是愁死人嗎？可是我知道，這哥倆偶來辦公室裡，他們是會說的呀。後來幾個月，哥倆還是不說話。媽媽說，那兩個阿姨好，耐心。孩子要吃什麼，就用手指。阿姨就故作不懂，說：「你要什麼？不說，我不懂。不懂！」憋急了，他們才說：「橘子。」拿來橘子，問：「幹什麼？說。我不知道你要橘子幹什麼？」又憋急了，才說：「吃。」阿姨問：「怎麼吃？」逼他們說：「剝皮。」這證明了他們會說話，但是爲什麼不說話？這可是個大難題：解不出。這樣也不行呀。所以媽媽還是愁，愁死。孩子生下來當然身個較小，但是，後來不久就趕上一般孩子，各方面都正常。怎麼又卡在這說話上面了呢？再以後，過了總有半年吧。媽媽忽然說，那哥倆說開了。大約前後總也差不了一周時間，兩個小傢伙同時正常地說話了，同一般孩子一樣，在學話時期，喜歡說話，問東問西。我見到哥倆從幼兒園放學回到辦公室，媽媽一手牽一個，兩個傢伙都搶着同媽媽訴說在幼兒園裡的見聞。如果說感冒之類可以傳染，那麼，說話不說話也能傳染嗎？可是就是「步伐一致」，說說都說，說不說都不說。我想，大約沒人能解釋這樣的情況。每遇到這哥倆到辦公室來，而我又恰恰碰到他們，我總要逗一逗。我最大的樂趣在於「分辨」老大和老二。這可眞是一件不易的事。保姆說，老大的下巴尖一點。但是這「一點」很難找到。有時正趕上這哥倆靜立時，一看，你覺出：「唔，是尖一點」。但是只要他們跑動一下，只繞一圈，你就再也看不清什麼「尖一點」。一樣的兩個傢伙！我曾向這位媽媽講過一個笑話，就是：雙胞胎的媽媽給孩子洗澡，一個一個地洗。洗第二個的時候，他抗議：「給我洗兩次了，也不給他洗！」我們的這位媽媽笑了，她聽過這個笑話。她說：「我不是一個一個地洗，是兩個一起在澡盆裡洗，不會有抗議！」但是她說，有時候先抱出去的是哪個，她也能弄混。「連衣服都沒穿，還眞不好認。」她說。現在孩子五歲了，老實說，我「分辨」了三四年也還沒認清。我問她能一眼看清嗎？她說，能。可是前幾天又同她談起這哥倆。她說，近來他們越長越像。有一天，一個正在床上睡覺。她一看：老大原來睡另一頭，怎麼跑到這一頭了呢？連忙去近前審視，原來，一側身，老二像了老大。她居然也沒分清。我笑了，說，「要是以後他們媳婦也分不清，還要你去替她們分呀。」她說，「我可不管，叫她們自己分去吧！」

廊橋回望（攝於美國黃石公園） 木心

「扮豬食老虎」

陳培棟

廣東有句俗語：「扮豬食老虎。」「食」即是「吃」的意思。整句話的意思是：爲了戰勝對方，先顯示自己的弱勢，然後制勝。「扮豬」，裝成很好欺負的樣子。一旦有機會，就把對方幹掉，即「食老虎」。

被稱爲「獸中之王」的老虎，它的主要食物是野豬、鹿等。前些年出差到吉林省長白山自然保護區採訪，剛好與《光明日報》總編室副主任張天來同住一間房，這位撰有我國自然保護區專著的高級記者，給我講了一部「老虎經」。他說：「有些老虎有時也怕野豬的」。

張天來說，有一次到黑龍江省七星砬子東北虎自然保護區採訪，找到了獵手李德九。這位東北虎故鄉的獵手，已五十多歲，他從一九五三年開始狩獵，而且打虎；那時候敢於打虎是英雄，是爲民除害。現在，早就不打了，因爲老虎已經被列爲國家一級保護動物。

李德九的一位獵友名叫老董頭，有一次上山打野豬，看到有三隻虎在追一隻野豬跑。他跟蹤在後邊看，老遠地看到了老虎在吃野豬。老虎看見了老董頭，但沒有理會他，繼續吃。老董頭從距離二百米的地方卧下來，一點點地向老虎靠近。等到距離四五十米的時候，一隻虎發現他，怒吼着朝他撲來，被他一槍打中。另兩隻虎被槍聲嚇跑了。

據老董頭說，老虎是不會主動傷人的。有一次深夜他到榛柴塘找野豬窩，在將接近野豬窩時，突然有一隻老虎站立起來，他還沒來得及害怕，老虎就從他身邊走了出去。

原來老虎也是來等野豬的。他從驚嚇中猛醒過來，懂得那隻老虎已經看見了他，但他沒有傷害老虎的舉動，所以老虎並不加害於他。而有些虎確實是傷人的，那些或年老體衰、或哺乳期間找抓不到食物的餓虎，才冒險傷人。但是，有的虎一旦偶然襲擊人類成功，以後就變成食人虎。

近年，世界野生生物基金會的科學家提出「虎吃人不是因爲飢餓，而是由於口渴」的新見解。他們在野外觀察，借助各種儀器分析，發現老虎吃的葷食和喝進的水分有關，假如鹹味稍濃，機體內化學變化，從而引起口渴傷人。老虎要吃野豬也並不容易。野豬成群活動，聞到虎的氣味，就更加結成一夥，更加提高警惕。

這時大豬在周圍，小崽在中間，防備老虎的襲擊。若有老虎來侵襲時，野豬常和老虎拚命厮殺。大野豬上千斤重，長着兩隻十分鋒利的獠牙。獵人都怕這種野豬。因爲這對獠牙常常可刺穿獵人的腿，從下到上，把肌肉撕開。老虎也怕這種大野豬，因爲虎咬野豬時，野豬能吐出許多沫子，甩到老虎身上，甩到哪塊地方，哪塊地方就得爛，所以老虎對牠也不敢下嘴。老董頭曾在七星砬子的草川上，看到過野豬大戰東北虎的場面。牠們大戰了幾十回合，都不分勝負，老虎怕黏到沫子，結果只好走掉。

熱淚灑冰場

姚船

由於剛結束的第二十一屆冬季奧林匹克運動會在加拿大舉行，連我這個非電視迷也大大增加開電視機的時間，觀看比賽實況轉播或精彩片斷專輯，尤其是加拿大或中國運動員進入決賽的項目。

古人有寒窗十年苦讀，功成名就的故事，而運動員刻苦訓練，正是爲着站上四年一度、代表最高體育成就的頒獎台。胸前掛着閃亮的金牌，自己國家的國旗在國歌聲中徐徐升起，那一刻，不少運動員都激動得熱淚奪眶而出。勝利的喜悅，國家的榮譽，盡在不言中。

這是高興的淚水，是夢想實現時感情眞摯的流露。但也有運動員在比賽結束時，因種種原因表現失準而痛失奪標機會，獎牌擦身而過。這時，也會眼泛淚光，甚至淚流滿面。這淚水，是苦澀的，令人揪心。不要說在現場觀看，就是電視機前的觀衆，相信也會被運動員的情緒影響，感同身受。

而最令加拿大人動容的，恐怕是加國女子自由滑冰選手羅切特（Joannie Rochette）。她是二〇〇九年加國冠軍，也是世界錦標賽該項目亞軍，被認爲是加國奪金希望之一。在自由滑比賽前三天，她父母親特地從蒙特利爾乘飛機來溫哥華爲她打氣。但她母親剛抵埗時心臟病發，不幸去世。這對她無疑是一個晴天霹靂。

許多人都認爲她無法承受這巨大打擊。因爲自由滑難度很高，幾個向後空中旋轉三周動作，在正常情況下都有跌倒可能，如果心如秤砣，要完成得好更加艱難。所以估計她會退出比賽。

但羅切特卻堅持下去。在短項目出場比賽時，全場響起雷鳴般鼓勵讚賞的掌聲。羅切特流暢完成所有動作，有的還做得很完美。當優美身姿和音樂戛然而止，她滿眼含淚，向觀衆致謝後走出冰池，終於忍不住抱住教練痛哭，淚如泉湧。

在兩天後的長項目比賽中，羅切特也表現出色，總分名列第三，獲得一面銅牌。她說：我感到非常自豪。站上領獎台，是我今次角逐奧運的目標，也是我和已去世母親畢生致力奮鬥的結果。

爲表彰她的不屈不撓精神，羅切特被安排爲冬奧閉幕式上加拿大隊的旗手，而這一光榮任務，以往一般都由金牌選手擔當。

加國運動員頑強拚搏，用優異成績回答國民的殷切期望，除取得十四面金牌，成爲本屆金牌數目最多的國家之外，也成爲歷史上冬奧主辦國獲取金牌最多的國家。回顧一九七六年奧運和一九八八年冬奧，分別在加拿大蒙特利爾和卡爾加利舉行，但加國運動員均與金牌無緣，令人十分尷尬。而今次亮麗的表現，大大激發起加國人對運動員的崇敬，激發出他們內心的愛國情懷。正如兩年前成功的北京奧運令億萬中國人感到驕傲和自豪一樣，二〇一〇年溫哥華冬季奧運也令加拿大舉國歡騰。

閉幕式當晚，到處都見到民衆揮舞紅白兩色的楓葉國旗，人們盡情高呼：I am Canadian!（我是加拿大人！）這也可說是運動員用汗珠和淚水創造的奇迹。

拔皇助虐

樂朋

虎年新春，雨雪霏霏，蝸居陋室，以看電視消磨長夜。就在按來撳去爲調不出好節目而犯愁時，CCTV八頻道之《神探狄仁杰前傳》躍入眼簾。湊合着看了幾天，還是覺得有些憋氣。這倒不是演員功底差，而是編導者隨意拔高古人，叫我感到一種被愚弄的恥辱。劇中的男主角狄仁杰和武則天，一爲大官，一爲女皇。他倆合作譜寫的「和爲貴」篇章，似道出了武周朝的盛世之治。雖遭貶博州十六載，身爲刺史的狄大人卻誇讚女皇當政後「國勢強盛，百姓安居樂業」。武周天下儼然一方王道樂土。武則天更是言之鑿鑿，「朕當皇上也是爲了百姓」；在呵斥濫殺無辜的兵部尚書張光弼，爲假傳聖旨、阻攔殺俘的狄仁杰辯護時，女皇武則天居然振振有詞說：「朝廷是百姓的朝廷，天下是百姓的天下！」哎，有如此體恤百姓的好皇帝，其對朝廷、對天下認識之高遠，又在許多當代人之上，我不禁要爲大周百姓浩嘆：你們太有福了！聽聽武則天的口胳，她不就是天下頭號「人民公僕」嗎？

歷史劇也罷，戲說劇也好，其人物的言行、思想、情感，總不能不顧歷史事實，連常識都不要。如果說狄仁杰的美化女皇，可以看作官場中人的習慣性諛詞，那麼武則天的表白就「裸奔」至現當代。

電視劇是供人娛樂消遣的。但其價值觀、審美觀，是不容顚倒、不可歪曲的。把現代憲政理念強加於古人，移植到一千三百多年前的武則天身上，表面上拔高、溢美了一代女皇，實際上無異於揠苗助長式的愚昧和強暴。其最大的禍害是，以文藝形象美化皇權專制，讓國人沉醉於皇權文化而不思自拔，總盼望有聖明的好皇帝來爲自己當家作主謀幸福。替武則天翻案的文章過去有不少；但像《神探》那樣爲之裝扮、翻案的，恐怕是曠古未見。

武則天當眞可愛、可敬得像「公僕」，是奉行「和爲貴」的聖主嗎？證諸史實，其謬昭然。來俊臣的《羅織經》云，「嗜權逾命者，莫敢不爲；權之弗讓也，其術乃極。」武則天從後宮才人起步，到勾搭上太子李治，由昭儀、宸妃而至皇后，最終登極稱帝，她的發跡史就是一部充滿陰謀與血腥的爭權奪位史。以「嗜權逾命」形容她，貼切之至。凡有礙於奪取最高權力者，不論是李唐宗室，朝廷重臣，或至親骨肉，武則天全要毫不留情地鏟除，絕不搞什麼「和爲貴」。姑且勿談她坐上龍椅後施行「酷吏政治」，大興告密風，重用周興、來俊臣、侯思止、萬國俊等酷吏，屢屢製造冤獄，打擊、誅殺所謂「謀逆」勢力，鬧得朝野不寧、人心惶惶，實行殘暴的恐怖統治；單看她對有親緣關係者的處置，便可見其殘忍刻毒：同父異母的兄長武元慶、武元爽，因她記恨年幼時受過的欺侮，被逐之僻地，憂鬱客死。其親姐武元英（即韓國夫人），與李治通姦，最後死得不明不白。堂兄武惟良、武懷運，被她嫁禍冤殺。女婿薛紹受李唐宗室叛亂株連，扔進大牢，監禁餓死。侄兒賀蘭敏之，流放雷州，途中被用馬韁勒死。侄女賀蘭納之得到李治寵愛，十幾歲的小美人食用武后送的家鄉小吃後，七竅流血死亡。她的兒子唐中宗李顯，即位不久即遭廢黜。兒子李旦繼位後又被軟禁起來，皇位由她取而代之。

劇中故事主線人物的章懷太子李賢，「處事明審，時論稱之」，爲李治所器重，但他是李治與寡姐韓國夫人所生，就假借一樁「謀反」案（私藏武器軍備），廢貶巴州，逼迫自殺。

武則天的皇冠上沾滿了親人的鮮血。她的心狠手辣，極權專制，令人毛骨悚然！這個「嗜權逾命」的武皇后、「大聖皇帝」，卻在朝堂上懸掛「和爲貴」的金匾。這不是對她政治作秀欺騙的絕妙諷刺嗎？口口聲聲「爲百姓」，「天下是百姓的天下」，不覺得太可笑、太荒誕嗎？電視劇編導者把魔鬼打扮成天使，瞞天過海地愚弄觀衆，豈非助桀爲虐？《神探狄仁杰前傳》爲武則天的恐怖、殘暴塗脂抹粉，披上溫情脈脈的「和爲貴」面紗，極盡竄改歷史、扭曲時代之能事。其行狀，我只得用一語評之：拔皇助虐。